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凌翼

诗选

◎ 凌翼 著

诗之死亡及其复活过程

世界末日与再创世纪

生命与诗

知音

星球篇

文房四宝

我歌唱女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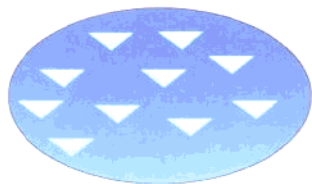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棵树的命运

秋雨

血脉长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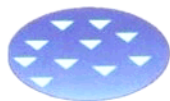
青花瓷

命运的鳞片





凌翼 十多年的诗歌写作，始终点燃生命的烛火铸炼诗句。已出版诗集多部。作品曾获《诗刊》“方圆杯”、“地球杯”等奖项。为《京九文化报》主编、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《凌翼诗选》是《二十一世纪文从》推出的一部优秀诗集。作者凌翼在种田、流浪、打工、开店、办厂、经商、办报等生涯中走过十多年的诗歌追求之路。

凌翼的诗吸取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手法，力求为现代新诗拓出一方新境界。诗求言之有物，拒绝为读者设置“迷宫”。创作个性独特，不盲从其它诗风。

这本诗集选入140多首诗作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凌翼的诗歌创作历程，从中可读出他的追求，他的奋斗……

ISBN7-5059-3559-3/1·2721

定价：18.80 元

澄明的诗意(序)

□ 阎延文

如果说,这是一个诗歌遭遇尴尬的时代,我想并不为过。青翠欲滴的思想枝条被物欲的尘土掩埋起来,世纪末的绝望源于一种生存的悖谬。在这种悖谬中,最清醒的人也不过保持沉默的无声罢了。然而,一片红尘中,却还有执著的书写者,要在‘岁月的蹄印’上留下诗神的声音,这就是来自鄱阳湖畔的青年诗人凌翼。

也许是湖山钟灵的缘故,凌翼的诗总有一种澄明的诗意。随着创作年轮的增长,这种诗意变成复杂的构合体。既有青春的骀荡,也有成熟的激情;既有生命的沉思,也有彼岸的憧憬。语词的技巧与意象的升华相辉映,共同构成一种至美纯粹的诗境。

与一般青年诗人不同的是,凌翼经历过艰辛的生活里程。他很早离开家乡,只带着诗稿和笔。用他的话说,这是一段“流放生命的过程”。在为生存挣扎奋斗的岁月中,是书支撑起他的生命大厦,并伴随他逐渐走进诗国。“我珍爱这些书,因为我是靠这些书建造我的梦想的。”凌翼深情地说,“这些生活体验在后来的流浪岁月给了我莫大的帮助,即使面临最大的挫折、失败,我也会顽强地走下去。”

凌翼的确顽强地走下来了,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。他的诗集《庐山一片云》、《爱的雕塑》、《岁月的蹄印》等在诗坛引起广泛反

响,并多次获得全国性诗歌比赛大奖。这次出版的《凌翼诗选》,集诗人二十年诗歌创作之大成,以不事雕琢的醇厚功力,为诗坛吹进了一缕清新的风。

综观凌翼诗作,我认为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种原型,那就是体现家园梦想的“老屋原型”、复现生活苦旅的“山路原型”和荡漾超然诗思的“湖泊原型”。

一、老屋:澄澈透明的家园梦想

在中国诗学传统中,家的信仰如此茂盛地覆盖着我们这片土地,以至在这浓荫之下,很难有幻想萌生。

凌翼就是从老屋走向诗坛的。因此,他对家园体现了一种近乎狂热的依恋,这一点在第四卷“岁月留痕故事多”中体现得尤为鲜明:那卧在山道上,久远得已经使岁月泛黄的“蘑菇桥”(《蘑菇桥的故事》);那黛青色的南国群山和山上的栀子花《栀子花》:“那片破哑的锣/声音好响”,敲碎了悲苦的牛壮哥(《那片破哑的锣》);还有那“有一手炒菜绝活,却交出了叮当响的钥匙和艳红大印”的老村长(《老村长》)……作者巧妙腌制着故乡的故事,熏染和结构着个人的历史。诗的潮汐从平实的字词间一浪浪涌来,使读者仿佛和诗人一道,回归了那贫瘠而朴质的乡野。

与一般家园怀想诗不同的是,凌翼的诗不带丝毫雕琢造作,他没有一窝蜂似的复制“麦子”、“原乡”、“黄土”等泛滥成流的意象,只是默默地、甚至有点执拗地建构着自己的原野世界。这是一座温馨的情感家园;同时又是一处封闭绝望的领地。《相遇》这首颇耐咀嚼的诗作,正体现了这种思考。诗人邂逅的旧友,仿佛是故乡的象征:“我们曾一起种植蘑菇种植芨芨草/所有的精力证明/这里只能生长摧残和死亡”。曾那样年轻的朋友,在“该结婚的时候结

婚了”，该作爸爸的时候作爸爸了。老屋中的人们，只知道在生命的“暗河”中摸索，重复生老病死的固定轨迹。在这片精神过于桎梏的土地，个人的选择是无法生长的。时间的青苔在墙外蔓延，蓬勃鲜郁的心灵一次次被“摧残”而“死亡”。诗人敏锐地看到，乡土文明内在的撕裂已经造成了意义的模糊。要拒绝生命的衰老，只有割断脐带，走出老屋，在“无数路障，无数荆棘”的异乡闯出“一条岔道”（《生活之路》）。这是一种悲壮，更是一种猛醒。

二、山路：孤独行旅与生活之痛

告别老屋，诗人走向一个光影杂陈的世界。此刻，他像攀折山路的孤独旅人，不仅面临着破碎的乡土文明，还面对着破碎的诗学传统。

早在十九世纪末，西方哲人宣布“上帝死了”；其后，现代工业社会又不断绞杀着人性。世界在日新月异中告别过去。然而，在神与人都失去光环后，诗人：向何处安身立命？

一些现代诗人走进了哲学。这固然是好事，但哲学意味着思想和心灵。柏格森、利奥塔德、里尔克……无论多么玄妙的思想，一旦失去心灵的滋润，都会变得淡然寡味。在一些人笔下，诗歌变成了语词历险和玄学游戏；而诗人则变成书籍知识和翻译名词的抄写者。当诗歌对活色生香的生活失去敏感。只能在经验和书页中寻找诗意时，这无疑的诗界的悲哀。

另一些诗人则走向流俗。如果说，诗的玄学化使诗歌脱离了大众；那么，诗的世俗化则形成了大众对诗歌的嘲弄。对那种无聊的诗歌纵欲，人们从惊骇莫名到司空见惯，再到弃如敝屣。诗，变成了展示某些诗人物欲与丑陋的垃圾罐。

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在这片“文明破碎的世界”，谁能读出人

类心灵的诗意？谁能记下一个民族曾经历的梦想与失落？在此，凌翼的诗无疑作出了某种令人满意的解答。

也许对生活有切肤的疼痛，凌翼不愿在幻想的天空飞翔。他的作品，没有故布疑阵的标题和叙述，更没有对词序、所指和时空的玩弄。字里行间，只有来自生活深处、结结实实、充满人性的生活。这在当代青年诗人中恐怕是凤毛麟角了。

随手翻读，凌翼对生活竟有这样的热度。《老乡讲述市场经济》、《两个警察和一个人犯》、《麻将·“长城”》、《甘棠湖水上茶舫》……第六卷“阅读变幻的世界”，几乎是当代生活场景的浮世绘。诗人用诗歌参与生活，又用生活浇筑诗歌。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当代诗人少有的“热”气。嫉恶如仇、古道热肠，有时虽失之肤浅，但却生灵鲜透、有声有色。生活诗，使凌翼成了具有独特触角和特殊创造的诗人。

从崎岖的山路上走来，忍受了流浪的孤独与生命的疼痛。凌翼没有逃避现实，反而对人间的苦痕悲愁更加关注。他的成功说明，纵然文明已成碎片，在碎片上站起的依然是敢于参与生活、能独立思考并写作的诗人。

三、湖泊：彼岸的憧憬与沉思

走过人生的滩途，在狰狞怪石与荒草泥泞中抬头远望，诗人在世俗目光停歇的地方，发现了一片只属于自身的诗境。凌翼的诗，正是在这一向度达成了对此在的超越。如果说，逼真得令人惊悸的现实，在他笔下是一条崎岖山路；那么，幻美澄澈的暇思则像一汪瓦蓝色的湖泊，展示出彼岸的憧憬和沉思。咀嚼现实使诗人沉着，而暇思则使诗人的生命指向永恒。

在凌翼诗作中，对现实的超越首先是凭借情感诗实现的，“切

人生命血为诗”一卷集中体现了情感的力量。凭心而论,我更喜欢他沉入纯真友情和亲情的诗,如《浔阳楼饮酒》、《搬家》、《游庐山》等。这是一种久违的心灵沟通。它展示了没有羁绊、没有距离,也没有任何功利欲念的纯粹交流。在喧嚣浮躁的尘世间,诗友邂逅,爽朗地喝一杯酒,赋一首诗,爬一段山路,洒一缕笑声,这是何等超凡的境界,又是何等明悦的风景!生命是脆弱的,如何使脆弱的生命超越有限,达到永恒?只有诗人鲜红的心跳和由心跳创生的诗句。

其次,他的写景诗也达到了对宇宙时空的领悟。也许是长江浩浪的滋润,他的诗具有一种豁达爽朗的风味。在鄱阳湖遥想挥断天桥的朱元璋;在白鹿洞书院追思临溪垂钓的朱熹;“李白长剑当歌,泼酒成开先瀑布/陶潜荷锄南山,采菊而入桃花源”(《庐山,隐士结庐的地方》)。……一个个跨越今古的人物,本身就形成了晶体般的诗核。“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千万斯年,亿万斯年”,诗人在这里用生命与亘古不息的时间对话,产生了强烈的穿透力。

纵观全书,老屋的灰败、山路的凄迷,最终都在诗人澄明如水的诗意中融化了。文明的浮华已消逝殆尽,只有清澈、幽蓝、明净的生命静思。所谓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走过人生风雨的凌翼,正逐渐迈向成熟与超然。

在诗人近期的新作中,这种超越更体现为对语词序列和诗意时空的雕塑。第八卷“峰回路转又一程”中《青花瓷》、《祭红》、《古窑之瓷》一组以景德镇瓷为题材的诗篇,洗尽了前期一气呵成、情感外露的倾向,呈现出沉静、幽邃,富于感悟性的特质。诗人的技巧已趋于纯熟,对题材的挖掘也显现出云山三叠、探幽烛微的深沉力度。

凌翼是一个很有悟性的诗人。他的诗不是冗杂的理念,而是

生命本身的记录。这就使他具备了成为优秀诗人的基质。他的这部诗选,几经易名,最终使用了《凌翼诗选》这个毫无魅惑的名字。在五色神迷的今天这样做的确很不容易。这恰恰表明了诗人对诗歌本质的理解。作为诗人,在纸上留下思想的轨迹:正像鲜花茂草在大地留下生长的轨迹一样,是生命本身的事实。它无所谓荣辱,无所谓利害,也无所谓成败。因而,真正的诗歌无须包装,更不需要伪饰。它是钟灵造化、生命自然的产物。只有这样的诗,才能超越时空,焕发无穷的活力。

这就是《凌翼诗选》给我们的启示。

2000.5. 春末,于北京

凌翼的人生思维与诗表达能度

□丁 芒

诗的成熟,包含着人生思维和表达这种思维的能度两个方面。人生思维指诗人的人生阅历与体悟,表达能度则是指诗人对人生体悟与诗境之间的相互促发和转化,以及使用语言表达这种促发、转化的能力。诗人能更丰富的阅历世界、理解世界,又进而能以诗的形式去解释世界、演示世界,庶几可以说:他的诗是成熟了。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,否则他的诗不是空虚的呓语,就是无聊的饰物。

我之所以开宗明义首先说明这个问题,是在读了凌翼的诗选集《凌翼诗选》以后,心中最早升起的思考凌翼已过而立之年,写诗近二十年,出过三本诗集,现在出版这本生平诗作的选集,也正是他诗历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,我能不能客观地给他作一次“合乎逻辑的定位”式的鉴定?于是从基础性角度,提出上述问题,想以此检验并作出评价。我想,这样做,也许不致被主观臆断所误,而更“合乎逻辑”一些。

凌翼出生于山村农家,自小受贫穷折磨,放牛、砍柴、种地,后来又做过木匠,当过村干部,20岁就离家外出流浪,为生存而奋斗,在失败中挣扎,他打过工,开过书店、印刷厂,直到办公司,创办《京九文化报》。短时间,他经历了有些人一生也未必都能经历

的种种艰险曲折。似乎隐隐之中有一种规律：生活阅历和生命体悟以及文学积累与创造之间，存在着逆反的因果逻辑，生活越是艰险曲折，则生命体悟越是丰富多采，文学积累与创造也因此越为丰富和强烈。当然，大量人的生命却是被艰险曲折所吞噬了，只有具有特殊价值观的人，才能从这种逆反的因果逻辑中，得到补偿甚至激励。

这就要说到凌翼人生思维的另一条脉络。他读初中时就开始写诗，发誓要做个诗人、作家，还要带动许多热爱文学诗歌的人一同奋进。这种双轨式的诗行为，就像是一双坚固不败的铁鞋，穿在他百折不挠的双脚上，游历人生。他1983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白天劳动，晚上在豆油灯下写诗。与此同时，又组织了后来颇有影响的“未来诗社”，自编自印社刊《小树叶》；在庐山继续组织“未来诗社”，创办了江西第一张民间诗报《未来诗人报》；后来又把辛苦挣来的钱用来邀请外地名家为大家讲学，一直到创办《京九文化报》。可见，在实现生命价值上，他是“独善”与“兼济”并举，具体的道路选择，就是诗。正由于有这种价值观，他才能认真、敏感、深刻地去体悟一切艰险曲折，也可以说，他才能从文学的积累与创造的角度，去推动、去深化、去诗化他的体悟。这就是凌翼诗的稳定坚实、永生不败的根基。艺术上的创造、生发以及艺术个性的养成，无不被这条锚链所系，牢牢碇泊于上述深厚沉实的泥土之中。

那么凌翼又是怎样把他丰富的人生体悟，促发、转化为诗？他使用这种特殊的语言方式去解释世界、演示世界时，有什么优长和特色？

我为他的诗集《爱的雕塑》写过序，曾作过一些艺术分析。现在这本选集中，保留了不少该集中的诗篇。我研究了其他的诗，觉得我对上述部分诗作的艺术分析，完全可以适用于全部，当然又有了若干新的感受。现在就把我前后的感受与分析，综合梳理成以

下六个方面来说：

一、思维深刻，智性见胜：综观凌翼的诗，总感到他是在用那双严峻的沉思的目光透视着这一切，不管是喜怒哀乐的感情倾诉，都有他智性的刀刃闪烁着光芒。例如他写一个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卖水豆腐，说他挑着炎夏寒冬叫卖时：

比当年喊口号时
还更有底气

只两行文字，就把一个惯见的细微的题材，一下提到了历史的高度，作出理性的检视，大大扩展了这首小诗的主题的涵盖幅度。智性见胜，可以说是他这本诗选的普遍的艺术品格。

二、依托形象，准确鲜明：虽然也有纯议论的诗，但他基本上或全篇或部分都是依托形象，言之有“物”。例如为了批判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的普遍弊端，他写了《两个警察和一个人犯》，从头到尾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，只用最后一段，幽默式地点化主题：

被市场经济弄得懵懵懂懂的人们
奔波在现代化交通的道路上

而抒情诗《清明》，为了表达扫墓人的沉重感情，短短的八行诗，他运用了灰色的天、灰色的地、眼泪涂抹的心、雨湿了的山嘴小径等种种形象物，来表状最后那句抽象的“一丝庄重”。即使抽象的题目，如《距离之伤》，也是通过“眼睛被你的背影牵走”、“脚被台阶拦住”、“不怀好意的风”、“一段叫距离的道路”等准确鲜明的形象语言，作了通盘的概括与阐释。至于“捧起那个满脸皱纹的寒

冬”、“青春在一片金钱的爆炒声里/默默地从我身边溜过”、长江是“一条长长的发辫……她的辫梢/总是拍打着东海的波涛”，这些形象生动、构思新颖的句子，都给每首诗增添了无穷的鲜活与动势，给许多抽象的主题和语意，作了可触可感且富有张力的传达。依托形象，是诗的基本要求，凌翼在这方面的努力与成就，不作为特色也应作为优长，加以指明。

三、意象丰富，多元深化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五、六年，西化的晦涩的现代派诗风行一时，对当时的诗坛，发生了正面和负面的重大影响，那时凌翼正是14—20岁，是开始写诗，拼命吸收，也最易模仿的年龄。当这一代诗青年中可以说是大部分被其负面影响所吞噬的时候，奇怪的是凌翼却作了独自的选择：他没有接受负面影响，相反，对现代派诗风给中国诗坛带来的补益（如强化意象艺术）的正面影响，他却深深加以接受了。如果没有执着的生命价值观念和自身诗实践的正确领悟，就不会有这种清醒，根据凌翼当时的年龄和诗的实践经验，我们对他这种清醒，似乎只能从其生命的基质上去理解了。

关于其意象丰富、多元深化的艺术手法，我们从他的《从昨天出发》一诗中，可以窥其一斑：

雨把冰冷的路
重新清刷了一遍
风甩着尾巴重复着
昨夜争议多次的话题

昨天“？”——
记忆的线条鸽哨般明朗
无言的铅字呻吟着苦难

小径落叶哗哗地飘响
尘封的门扉不再听见蟋蟀声
小鹿追赶正起跑的青春森林

日历嘶叫着
时钟倒悬着鞭杆
银铃一般的晨露
已碾入岁月的蹄印

这首诗,完全凭其丰富多元的意象来传达感情、意旨,其风格、手法,和他习惯运用的完全不同,显然是受了当时诗风的影响。当然,我倒是更喜欢他的《诗之死亡及其复活过程》、《夜之歌》这些诗语言直露,却又不乏意象魅力的诗。我认为这些正是凌翼接受了正面影响,却又经过自己艺术心灵过滤了和发展了的诗。

四、反差角度,以小见大:选集中有不少小巧玲珑、却又寓以深寄的诗,读去使人感到灵动鲜活,韵味深长,可以说是凌翼的代表性精品。除了种种原因之外,我认为取材的角度巧妙,善于以小见大,是个很重要的因素,以其短诗《分手》来说,生离死别,感情万千,此类作品,古今太多,要写它就难免雷同,凌翼只用了四行诗:

命运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
你想说的时候只有沉默
当汽笛鸣响的时候
两个不愿分手的人心跳加快

时间上截取了分手时的一刹那,空间上只从音响角度表现其特殊情况下的反差——沉默与心中万语千言、与汽笛巨响的反差,

视角聚焦于一点,写出了分手时浓缩的典型的心态,虽未作微言大义,却使人心灵产生共鸣。其他如《乞丐》、《乞丐与苍蝇》等诗,截取生活中常见却具有代表性的微细场景,表现反差——穷与富、饥饿与蔑视饥饿、苍蝇之麇集大嚼与乞丐的饥不择食等——从而深深揭示社会、人性中的病态,激起普遍的匡救激情。

五、象征手法,余韵酿造:集中有不少诗,论题材,是细微的生活细节,论手法,也不是大开大合、气势磅礴,只是轻轻巧巧、平平淡淡写来的。然而几加审势,就会觉得并非如此直观和简单。除了上述各种原因外,也是运用象征手法的结果。如《又是冬天》中用鸟来象征作者的思绪,鸟儿在冬天无所觅食,少女的梦也只能在冰下呼吸,后来——

我的思绪
落到了那扇窗台
只见少女紧锁的眉头
舒开——

我张开喳喳的嘴
一唱
她轻轻地合上了
那本《红楼梦》

这一幅活动的图景,是爱情烦恼的象征,作者没有明言,读者可以通过联想意会到,一旦意会到,便觉余韵无穷。又如《有一棵树的命运》,本来是一棵可以躲风雨、躲烈日的树——

一个大汉扛着板斧

走过来

几斧头结束了这棵树的性命

本来一圈圈增长的年轮

现在一圈圈地萎缩甚而枯死

凌翼很会运用象征手法,尤其善于赋予象征物以行动图景画面,形成立体,加之使用简炼,直白式的语言,轻轻淡淡地说来,在不经意间引导读者误入“歧途”,最后才恍然悟出诗的主旨,或者停留在“多义”的理解层面上。像《有一棵树的命运》,显然是一种象征,象征祖国受侵略?象征善良被炊灭?都是,也都不是,无法定指,却还可以“生发”许多层意象和种种联想。

六、朴素明朗,淡中见远:凌翼的这种风格,贯穿于他二十年左右的诗歌创作中,基本定型,这种明白、简洁的口语化语言,读去十分亲切、实在,但当语言不知不觉从口边流走的时候,再回过头来舔舐一番,又可以体味到很多滋味。平淡浅熟的语言,和含蓄隽永的诗旨韵味的反差,又构成了凌翼诗歌艺术的一个成功的特色。举《乞丐之一》为例,乞丐把要来的银币想换碗饭吃,老板娘却把大把的银币掷还。诗末段说:

乞丐

回头

弯下腰

一个一个地拾起

然后

一瘸一拐地向雨中走去

似乎是一个场景的白描,很平浅,然而读者留在舌尖的,却是

无限的苦涩、辛酸、同情和愤慨。凌翼用了短字行,把句子隔断,逼迫人们去感受此类情况下的自然心律,似乎是在哽咽着叙说,更增添了对读者感官的直接刺激和暗示。又要朴素明朗,又要含蕴无穷、淡中见远,这种风格颇类似中国画中的线条,所谓“十年磨一线”,画家要下苦功夫才能做到自然、准确、生动。我认为这是凌翼诗歌艺术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成就。

以上是我对凌翼其人其诗的总的看法,也许挂一漏万,也许言有不当,见仁见智,读者自会体味。但这是从我的阅历和水平出发的由衷之言,自认为是客观公正,切中肯綮的评价,在他出版这本阶段性总结式的诗选的时候,我认为综合论述一下他的总貌,给以适当的“合乎逻辑的定位”式的鉴定,使他能以自己的成就与特色,立足中国诗坛,认定自己的“蹬脚板”,发挥优势,减少阻力,在诗歌的征途上,鼓起信心,继续奔跑,总会是有点好处的。

2000.1.19 于苦丁斋